

得气

一个针灸逃兵，掉进了为他量身定做的游戏

Dennis

针不虚发，人不虚度。—— Dennis 与 AI 合著

导读

一个针灸逃兵，掉进了为他量身定做的游戏

八岁那年，温故第一次在爷爷手把手的教导下，把一根银针刺进棉垫扎成的假人。

「针下去，别急着动手法。」爷爷说，「等。」

「等什么？」

「等它来找你。」

那天下午他等了很久，等到腿麻，等到窗外的蝉都叫累了。然后，指尖忽然传来一丝几不可察的沉与紧——像鱼在水底轻轻啄了一下钩。

爷爷在旁边笑了：「得气了。」

十五年后，温故在城南一家网吧上夜班，给人泡面、扫码、修键盘。抽屉里的银针他八十七天没有碰过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——直到那个凌晨，网吧战队的中单吃坏了肚子，而全服最火的主播正在直播，四十七万人在线。

没有人知道，《灵枢》这款游戏的战斗系统，是设计师照着真的经络做的；正如没有人知道，职业选手们练了五年都练不会的那两个失传绝招，眼前这个网管的爷爷，在他八岁那年就教过他开头。

这是一个关于「手」的故事。一双不敢下针的手，一双只会抢快的手，一双拿锅铲的手，一双嗑瓜子的手——最后在虚拟的经脉上，重新学会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件事：

候时而动，针不虚发。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：「刺之要，气至而有效。效之信，若风之吹云，明乎若见苍天。」

第一章·夜班网管的三连爆杀

凌晨一点，陈皮网吧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，忽明忽暗，把满屋子屏幕的蓝光照得像水底的浪。

温故坐在收银台后面，给一包辣条扫码。他的手很好看——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好看，是稳。扫码枪在他指间转了半圈，停住，滴一声，分毫不差。

「网管！泡面！加蛋！」角落里有人喊。

「蛋卖完了。」温故说，「火腿肠也一样。」

「那加个寂寞啊！」

温故没接话。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枚不锈钢的保温杯，拧开，热气上来，里面是暗红色的汤，飘着两粒枸杞。他喝了一口，眉头动都没动。

吧台斜对面，整个网吧最亮的角落，今晚属于另一个人。

王不留——《灵枢》区顶流主播，直播间标题写着「百星王者深夜炸鱼」，在线人数四十七万。他戴着白色耳机，侧脸线条在补光灯下像刀削出来的，声音压得又低又稳：「兄弟们，这波看好了，对面打野的『环跳』穴已经露了，我从足少阳胆经切进去——」

屏幕里，他的角色「不留行」一袭青衫，指尖凝着三寸长的气针，在峡谷般的经络图上疾行。

然后他的中单掉线了。

「什么情况？」王不留的声音第一次破了功。

网咖区一阵骚动。掉线的是陈皮网吧战队的正牌中单，今晚网吧联赛的决胜局，打到一半，人捂着肚子从座位上弹起来，脸色发白，直奔厕所，再也没出来。

「急性肠胃炎。」陈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温故的吧台前，老板三十五岁，趿着拖鞋，手里还攥着半把瓜子，「晚上那顿小龙虾，我就说不要点特辣。」

「然后呢。」温故说。

「比赛还有四十秒重开。没人顶上，网吧联赛冠军就是对面『风暴网咖』的了。」陈皮把瓜子壳吐进垃圾桶，眼睛却落在温故那只握着保温杯的手上，「温故，你上。」

「我是网管。」

「你上个月帮我调键盘的时候，顺手把我那把排位打了。」陈皮说，「我装没看见。装了一个月了。」

温故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。日光灯管又闪了一下。

「赢了就免你三个月夜班费。」陈皮加码，「输了算我的。」

四十秒后，温故坐进了那台还留着别人手汗的机器前。VR头环扣上的一瞬，世界换了——《灵枢》的地图在脚下铺开，山河流转，而他操控的角色「还针」悬在半空，素衣，指尖三寸气针。

队内语音炸了。

「这谁啊？！」

「还针？一级小号？陈皮你疯了？！」

王不留的直播间弹幕也炸了：「主播队里混进个一级号」「这把寄了」「心疼不留行」。四十七万人看着他这边的中单位亮起一个连皮肤都没有的初始角色。

王不留深吸一口气，保持着主播的职业素养：「兄弟们，没事，四打五我也——」

「闭嘴。」语音里，新来的人说，「听指挥。」

王不留愣了两秒，没骂人。因为那两个字说得太平静了，平静得像医生让病人张嘴。

地图中央，「气海原」的争夺已经开打。对面打野是个老手，角色沿足厥阴肝经游走，专挑人「太冲」「行间」下针，一套连招行云流水。网吧联赛的观众台上传来口哨声。

温故没有动。

他悬在半空，看着对面角色起落之间气针的轨迹，看了整整十一秒。队内语音里队友已经在骂街。然后他说了第一句话：

「他左肩的『肩井』，每次出手前会先沉半寸。」

「所以呢？！」

「所以他是右撇子，左肩旧伤，连招打到第三针必有一个零点二秒的空档。」温故顿了顿，「王不留，你从『风池』进，不要走胆经，走督脉，直取『大椎』。」

王不留鬼使神差地照做了。

两秒后，对面打野的气针第三连出手——空了。王不留的针已经钉在对方大椎穴上，屏幕炸开一朵金色的涟漪，两个篆字浮起来，震得所有人头环发麻：

得气。

一杀。

弹幕静止了一瞬，随即铺天盖地。王不留自己都没反应过来：「这……这就杀了？他怎么知道对面左肩——」

「中路兵线。」那个平静的声音又说，「推过去，别管他们回防的人。他们辅助在『三阴交』站位站死了，那是守『阴陵泉』的站法，说明他们真正的核心在下路『涌泉』。」

接下来十一分钟，陈皮网吧战队打了一场所有人没看懂的比赛。那个一级小号从头到尾没有一次华丽操作，他只是说。说这个穴露了，说那条经断了，说对面辅助的呼吸乱了——头环连着的虚拟角色，他居然说看出了呼吸。

最邪门的是最后一波团。对面五人围剿，温故的「还针」第一次出手。三寸气针在他指间一转，不是刺，是捻——针尖贴着对方角色的「合谷」轻轻一旋，顺着「曲池」挑上「肩髃」，三针连成一线，快得像一串倒下的骨牌。

三连爆杀。满屏「得气」。解说席上的网吧老板陈皮，瓜子撒了一地。

直播间四十七万人看着那个一级小号的结算面板：KDA 0/0/11，输出占比百分之七。弹幕齐刷刷地刷同一句话：

「这中单是个什么东西？」

比赛结束，温故摘下头环，走出网吧区的喧嚣，回到收银台后面，拧开他的保温杯。汤还温着。

王不留追了过来，补光灯都忘了关：「哥们儿，你哪个战队的？你那个三连——那个捻转的手法，我练了两年，职业选手里能用出来的不超过三个，你怎么会——」

「泡面钱，十二。」温故把小票推过去，「加蛋的钱退你。」

王不留走了，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。网吧重归午夜，日光灯管又闪了一下，彻底灭了。

陈皮没开灯。他站在黑暗里，隔着吧台，看温故用一块软布慢慢擦手，从虎口擦到指尖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，像擦什么精贵的器械。

「温故。」陈皮说，「你最后那三针，不是游戏里的连招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游戏里没有『捻转』这个动作的参数。我打过六年职业，我知道。」陈皮的声​​音低了下去，「那是真东西。那是……针灸的行针手法。」

温故擦手的动作停了一秒，又继续。

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」陈皮问。

温故把保温杯收进柜台，抬头看他。吧台外，老街的路灯隔着玻璃照进来，照亮对面一块褪色的旧招牌——「温氏针灸」四个字，蒙着雨。

「网管。」他说。

那天夜里，王不留的直播录屏被剪成三十秒的短视频，标题叫《一级小号指挥四十七万人看傻了》，在站内的播放量过了千万。评论区的热评第一是：

「查了一下，『还针』这个号注册三年了，总局数：一。」

热评第二是：「只有我注意到吗，他最后那三针走的路线——合谷、曲池、肩髃——那是手阳明大肠经啊！这人在用真的经络打游戏！」

第二章·温氏一针

上午十点，温故下夜班，穿过老街去诊所开门。

说是开门，其实无诊可开。卷帘门拉起一半，药香先涌出来——三个月没人抓药了，可那股子陈皮、艾草、当归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像是长进了木头柜台里，散不掉。

「温氏针灸」的匾挂在门楣上，金字掉了漆。匾底下，堂屋正中，挂着一幅字，四尺整张，笔力沉得像要把纸摁进墙里：

针不虚发。

温故搬了张凳子，踩上去，用软布擦那四个字。这是他每天的第一件事。爷爷住院前擦了五十年，现在轮到他。

擦完字，他擦针盒。

针盒是祖上传下来的，紫檀，打开来，九根银针卧在红绒上，长短不一，最细的一根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。爷爷的规矩：针盒每天擦，针不能上手——「手艺人的针，和手是一体的，闲着的时候各归各位。」

温故擦完针盒，把它放回抽屉最里层，关上。动作很稳，像做了一百遍。事实上他做了快一百遍了——爷爷住院八十七天，他擦了八十七天，然后关上抽屉，八十七天，没有碰过一根针。

抽屉关上的瞬间，他的右手食指不自觉地蜷了一下，像要捻什么东西。

他把手插回兜里。

※

诊所八仙桌上压着一个快递信封，物业小刘送来的，人站在门口没敢进，像是怕沾了什么。

「温哥，开发商的人又来了，说这条街的意向书就差你们家和街尾剃头铺没签了。」小刘搓着手，「价给得不低，真的，一整排都签了，你们这是卡着最后……」

「租约还有四年。」温故拆开信封，看都没看里面，「铺面是我家自己的，意向书签不签，是我们的事。」

「可医院那边……」小刘说到一半，自己刹住了。

温故抬起眼。小刘往后退了半步：「我啥也没说。温哥你忙。」

信封里是一张「收购意向函」，落款是家地产公司，数字确实不低——够付爷爷三年的医药费，还够他在任何一个新小区买一套房，从此跟这条街两清。

温故把意向函压回八仙桌玻璃板底下，压在爷爷的老处方笺旁边。处方笺上是爷爷的字，最后一行写着：「指下有情，方中有义。」

他盯着那八个字看了一会儿，去后院晒艾草了。

※

下午三点，医院。

温一手躺在病床上，左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，说话漏风，但眼神还利。温故坐在床边削苹果，果皮从头到尾一条，不断。

「网吧。」爷爷含混地开口，「还在网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一晚上，多少钱。」

「一百二。管饭。」

爷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也不知道是笑还是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人又说：「抽屜……别老擦。针是拿来用的。」

温故削苹果的手没停：「诊所没人坐诊，针闲着。」

「你有手。」爷爷说。

苹果的皮断了。就差最后一圈，断了，掉在地上。

温故弯腰去捡，没接话。病房里静了很久，监护仪的滴滴声一下一下，像更漏。爷爷看着天花板，忽然说：

「那天夜里，不怪你。」

「苹果削好了。」温故把苹果切成小块，插上牙签，放在床头柜上，「医生说你血糖高，只能吃两块。我晚上来收碗。」

他走到门口，爷爷在背后叫他：「温故。」

他停住，没回头。

「手生了，就完了。」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「咱家五代人的手，不能完在你这儿。」

※

晚上七点，温故回到网吧，发现他的收银台上坐着一个人。

陈皮。手里没拿瓜子，面前没开电脑，正襟危坐，面前摆着两份打印好的东西，像相亲。

「我看手相的。」陈皮说，「坐。」

「这是我的位子。」

「温故，我昨晚把你那三针的录像逐帧看了二十遍。」陈皮把第一份打印纸推过来，上面是截图，画满了红圈和箭头，「合谷进针的角度、曲池那一挑的提插幅度、肩髃收尾的捻转——你知道职业圈管这个叫什么吗？叫『没有参数的操作』。游戏引擎里根本没有这套动作，你是靠手部的微操作骗过判定系统打出来的。」

「所以呢。」

「所以《灵枢》这游戏上线五年，所有人都练错了。」陈皮往前凑，压低声音，「这游戏的设计师是个中医迷，整个战斗系统就是照着真针灸做的——穴位是真的，经络走向是真的，连招的手感判定，也是照着提插捻转来的。职业选手全是键盘鼠标时代过来的，他们练的是APM，是手速。可这游戏要的根本不是手速——」

他拍了拍温故的手背：「是手感。是你这种从小拿真针练出来的手感。」

温故把那份打印纸推回去：「说完了？」

「我组个队。」陈皮把第二份纸拍上来，是份商业计划书，封面写着四个大字「青囊战队」，「你当中单核心。城市赛奖金二十万，职业联赛门票另算。苏合——就昨晚坐在你旁边记数

据的那个眼镜姑娘——她已经把你昨晚的操作建了三维模型，结论是你那一局的微操误差是零。零！职业选手的平均误差是百分之十四！」

「不去。」

「为什么？！」

「我是网管。」温故绕进吧台，开始给货架补货，「夜班，一百二，管饭。」

陈皮绕到吧台里面堵他：「温故，我知道诊所的事。开发商那个价，签了，老爷子的医药费有着落，你也不用熬夜班——可你心里过不去。你也知道，温氏针灸要是完了，你爷爷出院那天看见的是个空铺子，他那口气就真散了。」

温故补货的手停住了。

「打职业，挣钱，把诊所盘回来。」陈皮盯着他，「或者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握着鼠标的那只手，跟握针的那只，是两只手？」

网吧的日光灯管换过了，新灯管亮得刺眼。温故站在货架中间，一箱辣条抱在怀里，很久没说话。

「陈皮。」他终于开口，「你见过医生逃兵吗。」

「我见过选手逃兵。」陈皮说，「我手腕废掉那年，三年没进过网吧。后来我想通了——」他举起自己右手，腕上有一道旧疤，「手废了，人不废就行。你看我现在，嗑瓜子全队最快。」

温故看着他，忽然有点想笑，又笑不出来。他把辣条码上货架，一排，整整齐齐。

「意向书我压桌上了。」他说，「一个月内，我不签字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意思是，」温故把空纸箱踩扁，「这一个月里，别来烦我。」

陈皮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，笑得像个捡到宝的奸商。他趿着拖鞋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：

「温故，昨晚视频底下有条评论你看了吗？」

「没看。」

「有人说，你那三针走的是手阳明大肠经，他一个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，看了五遍。」陈皮拉开门，夜风灌进来，「你猜怎么着——他留言问，『这位大神，收徒弟吗，学费好商量』。」

门合上了。温故站在原地，手指在货箱边缘轻轻一捻，像捻一根并不存在的针。

第三章·百万粉丝堵门

第三天下午，陈皮网吧门口堵了七十多个人。

起因是一条短视频。有粉丝逐帧分析那晚的直播录屏，把「还针」坐过的机位、吧台视角、背景里半块「陈皮网吧」的灯牌拼在一起，得出结论：神秘大神，就在临江老街这家网吧。

于是王不留的粉丝们来了，举着手机，喊着要「活捉还针」。而站在人群最前面的，是一个圆脸的小个子，背着个硕大的双肩包，正踮着脚维持秩序：「别挤别挤，排队啊，都有份——不是，都别喊了！让人听见像什么样子！」

温故隔着玻璃看了半天，问陈皮：「那是谁？」

陈皮嗑瓜子的动作停了，表情复杂：「王不留。」

「王不留不是那个——」温故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直播海报，海报上的男人下颌线锋利如刀，眼神忧郁地望着远方。

「那是他花了八万块拍的定妆照。」陈皮说，「真人在门口呢，一米六八，一百六十斤，二十二岁。直播间开十级美颜加声卡，人设是高冷男神。你自己把握。」

门被推开，风铃响了一声。七十多部手机同时举起来。

圆脸小个子一个箭步蹿到吧台前，仰头看着温故，眼睛亮得吓人：「师父！」

温故：「……」

「不是，口误。」王不留深吸一口气，强行把声音压回直播间那种低八度，「还针，我来复仇。那晚我输得不明白——你说我打野走胆经是错的，我回去看了三十遍录像，我还是觉得我没错。」

「你没错。」温故说，「是对面错了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走胆经切『环跳』，教科书上是对的。」温故从吧台后走出来，「但那场是决胜局，对面打野紧张，呼吸上浮，气在胸不在腹，『环跳』是下肢大穴，他的气根本沉不到那儿去——你切

了个空城。正确走法是取『膻中』，气聚的地方，一针见血。」

网吧里鸦雀无声。七十多部手机录着这段话。

王不留张着嘴愣了半天，低八度彻底绷不住了，声音窜回原形，又尖又快：「不是等等——你说你能看出对面紧张？那是虚拟角色！是建模！建模哪来的呼吸？！」

「头环是全感的。」温故说，「建模跟着真人的生理数据走，呼吸、心率、微汗，全在里面。你看不见，是因为你不看。」

他顿了顿：「中医管这个叫望诊。望闻问切，第一关。」

※

约战定在一小时后，1v1，地图「明堂图」——《灵枢》里最经典的对线图，一条任脉纵贯南北，两侧经别纵横如棋盘。

条件是王不留提的：「我赢了，你开直播跟我连麦，把你那套经络理论讲给我的粉丝听，时长两小时。」

「你输了呢。」温故问。

「我输了，」王不留把双肩包往桌上一放，从里面掏出一沓打印纸，「我这三年打职业海选被刷下来七次的复盘报告，全在这儿，我给你当徒弟，端茶倒水，随叫随到。」

陈皮在旁边听得直嘬牙花子：「你这赌注不太对等吧，你输了反而占便宜——」

「闭嘴，嗑你的瓜子。」

人群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戴眼镜的姑娘，坐在最角落的机位，笔记本摊在膝上，谁也没注意她什么时候来的。她打开的软件界面上，两套骨骼模型已经建好了，分别标着「还针」和「不留行」。

比赛开始。

前四十秒，王不留打得漂亮。他的操作其实极好——APM三百二，手速全网排得上号，青衫角色沿足少阳胆经斜插，气针连点「听会」「上关」「颌厌」，压得温故的「还针」连退三步。粉丝们已经开始欢呼。

只有角落里的眼镜姑娘皱起了眉。

她的屏幕上，「还针」的三维模型站在原地，退了三个身位，指尖的气针始终垂着，一动不动。可数据面板上，这个角色的「注视点」在过去四十秒里扫过了对方角色的十一个部位——肩、肘、腕、髌、膝，最后停在右手虎口。

「他在看诊。」她轻声说。

旁边凑过来的陈皮一愣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望闻问切。」姑娘头也不抬，「他在做望诊，已经做完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场上的「还针」动了。

没有闪避，没有对攻。他迎着王不留的针锋斜跨半步——恰好是对方气针最短的发力死角——指尖三针同时出手。第一针点「阳陵泉」，王不留的角色右腿一麻；第二针顺势滑上「悬钟」，角色的重心开始飘；第三针，针尖在对方右手虎口的「合谷」上轻轻一捻。

提，插，捻，转。

王不留只觉得一股又酸又麻的力道顺着虚拟手臂炸开，他三百二的APM忽然无处着力——他引以为傲的手速，在那零点几秒的「针感」里像一拳打进了棉花。屏幕中央，两个篆字轰然浮起：

得气。

一招。从头到尾只用了一招。

网吧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的电流声。然后王不留猛地把头环摘了，圆脸涨得通红，冲着对面喊：「不算！这不算！你这招游戏里根本没有，你这是什么——这是物理外挂！」

「游戏判定认了就作数。」温故摘下头环，面色如常，「你输了。」

「我——」王不留一口气噎在胸口，忽然泄了，整个人垮在椅子上，嘟嘟囔囔，「我知道我输了……我海选被刷七次了，裁判每次都说我『理解不够』，我练了三年APM从两百八练到三百二，越练输得越快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底缺什么？」

温故看着他，像看一个按错了穴位还纳闷为什么不灵的病人。

「你练的是手快。」他说，「这游戏要的是气顺。」

「气顺是什么？」

「你赢了比赛，手是热的，心是定的，那叫气顺。你刚才打到最后，虎口发紧，腕子发僵，你自己都没发现。」温故转身往吧台走，「徒弟我不收。你要学，先把你那个定妆照撤了。」

※

人群散尽已是傍晚。王不留赖在网吧吃泡面，一边吃一边给自己的粉丝群发语音，声音又压回了低八度，只是内容变了：「兄弟们，复仇失败，对面是神。主播决定……拜师学艺。」

角落里，眼镜姑娘合上笔记本，走到吧台前，把一张打印纸放在温故面前。

纸上是一张图。左边是王不留整局的操作轨迹，密密麻麻三百多个操作点，红的绿的，误差标注了十一处。右边是温故的——

干干净净一条线，三个操作点。

「苏合。」她伸出手，「数学系大四。我建了你两场比赛的模型。」

温故看了一眼那张纸，没握手：「结论。」

「你两场比赛，总共二十七有效操作，微操误差，零。」苏合收回手，面无表情地推了推眼镜，「职业选手平均误差百分之十四，秦脉——就是太素那个队长，全球第一——是百分之二点一。你是零。这不是人类能做到的，除非……」

「除非什么。」

「除非你根本不是在『操作』。」苏合盯着他，一字一句，「你是在给人看病。看病的人不出错，因为病人就长那样。」

温故抬起眼，第一次正眼打量这个姑娘。

「陈皮要组个队。」苏合把打印纸折好，塞进他兜里，「我觉得你会答应。不是因为他嘴皮子利索——是因为你每场比赛看完别人的角色，都像在看一个你不想治的病人。」

她说完就走了，眼镜片在灯下反着光。温故站在吧台后面，摸出兜里那张纸，又看了一遍那条干干净净的线。

门外，老街的路灯次第亮了。对面「温氏针灸」的匾隐在暮色里，八仙桌玻璃板下，收购意向函的期限，还剩二十七天。

第四章·青囊战队今天成立

温故答应的那天晚上，没有任何仪式感。

他在收购意向函的期限还剩二十四天的时候，把网吧后门的小黑板上「夜班网管招聘」四个字擦了，写上新的排班表。陈皮凑过来看：「你这是——」

「我转白班训练，夜班招人顶上。」温故说，「工资照发，不然我就算入股。」

「入股好！入股妙！」陈皮立刻伸出手，「青囊战队欢迎你，大股东！」

温故没握那只手。他看着黑板，像在跟什么人解释，声音很低：「就打到把诊所盘回来为止。」

陈皮收回手，挠了挠头：「行。先盘诊所。」他顿了顿，到底没忍住，「不过温故，有句话我得先说——比赛这东西，上了场就由不得你『就打到哪为止』了。」

温故没接这句。

※

人是一周之内凑齐的，凑法相当草率。

打野，王不留，自带七十万活人粉丝和一张与本人毫无关系的定妆照，入队条件是「以后内战不许用合谷那招」。

主坦，半夏，网吧常客，街尾「半夏老火锅」家的二女儿。她来报到那天穿一件印有「毛肚万岁」的围裙，人往训练室的椅子上一坐，整个屋子都稳了三分。

「我先说好。」她拍着桌子，声如洪钟，「我妈让我这个月相三次亲，我打职业就是为了躲这个。谁拖我后腿，我就回去结婚，让全家来网吧门口哭给你们看。」

陈皮鼓掌：「有目标，是好事。」

辅助位是阿桂，网吧的老网管，二十六岁，话比温故还少，一手「艾灸流」辅助打法——专给人垫刀、断后、挡针，ID就叫「肉桂」。陈皮说他打辅助的理由是「站着不动比较省电」。

射手位是阿枳，隔壁快递站的，二十一岁，分拣包裹练出来一双快手，全网吧手速唯一接近王不留的人，缺点是话太多，一局比赛能解说自己四十分钟。ID「枳实」。

「齐了。」陈皮把六份打印的合同往桌上一拍，「经理兼教练，我。数据分析，苏合。青囊战队，今天成立。」

苏合坐在角落，闻言抬头：「我什么时候答应的？」

「你笔记本都带来了。」

「……我只是来围观人类多样性。」苏合推了推眼镜，翻开笔记本，「另外先声明，你们这支队伍，按现有数据模型评估，打进城市赛八强的概率是百分之七点三。」

「那剩下九十二点七呢？」阿枳问。

「输得各式各样。」

训练室里安静了一秒，然后半夏笑得拍桌子，王不留笑得从椅子上出溜下去。温故站在窗边，嘴角动了一下，没笑出声。

※

第一堂训练课，温故上的。题目让全队大跌眼镜：认穴。

「打游戏认什么穴啊师父，」阿枳哀嚎，「我认字都费劲！」

「《灵枢》里每个角色三百六十一个穴。」温故把一张经络人形图贴在白板上，「你们打了这么多年，记的是『技能连招表』——A穴接B穴接C穴，背下来的。对面变招，你们就抓瞎，因为你们背的是字，不是人。」

他拿马克笔在人形图上点了三个点：「合谷、曲池、肩髃。手阳明大肠经，从手到头。这条经主什么？」

「主……输出？」王不留试探。

「主升降。」温故说，「气从手上起，往上走。所以走这条经的连招，特点是由下往上挑，越打越高，第三针必在肩颈收尾——对面打野走这条经，你就知道他最后一下一定抬肩，抬肩，腋下『极泉』就露了。」

他在「极泉」的位置画了个圈：「破绽不在招式里，在人的身体结构里。招式可以骗人，经络走向骗不了人——那是写死在建模里的解剖。」

训练室安静了几秒。

「我靠。」王不留喃喃道，「我打了四年，背了四年连招表，你告诉我我在背元素周期表，其实人家考的是化学原理？」

「差不多。」

「那你早干嘛去了！」

「在给人泡面。」温故面无表情地说，「加蛋，十二块。」

那课堂上到晚上十一点。白板上画满了经络，五条主线，红蓝两色。半夏举手问了二十七个问题，其中二十个是「这个穴管不管拉肚子」；阿桂全程没说话，但他笔记本上记的穴位比谁都全，字还特别好看；苏合把所有内容实时建成数据库，顺手给全队做了个「认穴测验」小程序，当晚的队内排名是：温故满分，阿桂第二，半夏第三。

王不留垫底。

「这不科学！」他嚷嚷，「我APM三百二！」

「APM三百二，」苏合看着屏幕，「认穴二十三分。你的手比脑子快太多了，王不留，你的脑子追不上你的手。」

「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……」陈皮嗑着瓜子嘀咕，「哦对，他七次海选，裁判说的都是这个。」

※

散场的时候，下起了雨。老街的青石板泛着光，温故站在网吧门口，看对面诊所的轮廓。

陈皮撑着伞出来，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：「城市赛抽签结果，刚出的。」

温故展开。青囊，首轮，对「回春堂」——上届城市赛四强，临江本地老牌网吧队，五个队员全是职业青训刷下来的「回炉货」，人均打过两年次级联赛。

「七点三。」身后传来苏合的声音，她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门口，没打伞，「我之前算错了。抽完签重新算，我们过首轮的概率，百分之二点一。」

「百分之二点一……」王不留哀叹，「跟我当年考驾照科目二一次过的概率差不多。」

「你科目二一次过了？」半夏震惊。

「没有，挂了四次。」

雨声哗哗。温故把抽签结果折好，揣进兜里，忽然开口，是对着苏合说的：

「你的模型，是按『五个人背连招表』算的。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下周重新算。」他说，「我们队不背连招表了。」

他撑开伞走进雨里，白大褂似的旧外套被风掀起一角。苏合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，推了推眼镜，在笔记本上敲了一行字：

「变量：经络知识体系。权重：未知。——这支队可能没法用现有模型评估。」

第五章·子午流注

城市赛首轮那天，临江市下了开春以来最大的一场雨。

比赛场馆在城东体育馆，回春堂的粉丝坐了半个场子，统一的白色助威服，胸前印着四个大字：「妙手回春」。相比之下，青囊这边的亲友团总共来了七个人——半夏她妈带着火锅店的四个伙计，举着一块手写灯牌：「闺女，打完回来相亲」。以及苏合，和陈皮。

「我说过她会来。」半夏咬牙。

「阿姨挺用心的，」阿枳安慰她，「灯牌还裱了框。」

※

BO3，第一局，青囊输得干脆利落。

回春堂不愧是老江湖，五个人的配合像一台上过油的机器，专打青囊的软肋——阿枳。射手位话多的毛病在高压下原形毕露，他一边操作一边解说，「我往左虚晃——哎对面打野在我左边，那我往右——哎右边也来人——我没了。」全场哄笑。

二十一分钟，主堡告破。回春堂的队长「杜仲」隔着玻璃房朝这边拱了拱手，笑得客气又残忍。

休息室里，气氛凝重。王不留的刘海被汗黏在脑门上：「他们的轮转太快了，我们跟不上节奏。」

「不是节奏快。」温故忽然说。

他一直在看苏合的笔记本，屏幕上第一局的全景回放定格在第十五分钟。他指着画面右上角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东西——游戏内的时间。申时三刻。

「他们十五分钟的转线，走的是足太阳膀胱经。」温故说，「申时，膀胱经当令。」

「当令？」王不留茫然。

「子午流注。」温故转过身，看着全队，「中医讲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气血在十二经脉里轮流当值，轮到哪条经，哪条经的气血最旺——这叫当令。《灵枢》的地图有昼夜系统，你们注意

过吗？」

面面相觑。陈皮皱眉：「有是有，一直当是氛围特效……」

「不是特效。」苏合突然接话，手指在键盘上翻飞，调出数据，「我查了——当令经脉上的穴位，针感反馈增强百分之六。六个百分点！官方从没宣传过，藏在引擎底层，五年来职业圈没人当回事，因为百分之六看起来什么都改变不了——」

「百分之六改变不了操作。」温故说，「但能改变选择。」

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圆，十二等分，标上时辰和经脉：「一局比赛大约三十分钟，游戏内走两个半时辰。回春堂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但他们队里有人的直觉很好，无意中跟着当令经脉走——所以他们打得『顺』。顺的不是手感，是天时。」

「而我们要做的，」他的马克笔点在圆上，「是把无意，变成有意。」

※

第二局开始，回春堂的人很快发现，对面那支网吧队变了。

变得……慢。青囊不再追赶回春堂的节奏，而是按着某种奇怪的拍子行动：巳时一到，全队忽然收缩，五人抱团沿足太阴脾经转进，明明是劣势方，兵线却推得又稳又厚；午时将至，他们又骤然散开，王不留的打野像鬼一样出现在手少阴心经沿线的三个草丛里，连环偷袭。

「他们在干什么？」回春堂的语音里，杜仲的声音第一次发紧，「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在我们换线的空当推塔？」

没人答得上来。观众席上，解说员也卡了壳：「青囊战队的轮转……似乎踩着某种时间表？这、这是什么战术，导播老师，这是什么战术？」

后台数据屏前，苏合推了推眼镜，镜片上映着瀑布般刷新的数据流。她轻声说：「午时心经当令，王不留的偷袭加成百分之六；未时小肠经，阿枳的推线速度加成百分之六……每个窗口只有一百二十秒，温故把三十分钟切成了十五个窗口，每个窗口只干一件最顺天时的事。」

「这人的脑子里，」她顿了顿，「装着一个日晷。」

第三十一分钟，第二局结束，青囊胜。一比一。

决胜局，杜仲做了全场最聪明的一个决定：抢节奏，在辰时结束前强开决战，不给青囊按表走的机会。回春堂五人倾巢而出，气势如虹。

温故等的就是这个。

「他们急了。」队内语音里，他的声音平静如水，「气急攻心，浮于上焦。半夏，守『膻中』一线，他们一定会撞上来。」

「得嘞！」

决战在气海原爆发。半夏的主坦像一堵会移动的城墙，生生把回春堂的冲锋摠在膻中要道；阿桂的辅助一针一针断掉对方的退路，全程没说一个字；阿枳在安全位上输出，终于顾不上自我解说了；王不留从侧翼切入，这一次他走对了经——手少阳三焦经，水道，专破浮气。

而温故的「还针」，悬在战团正上方，从始至终只出了三针。

第一针，断杜仲的「膻中」，溃其气。第二针，点对面辅助的「神门」，乱其神。第三针——辰时最后一刻，足阳明胃经当令的尾音里，针落「足三里」，回春堂的最后一名队员应声而倒。

满屏金纹，篆字如雷：**得气。**

场馆安静了一秒，然后炸了。连回春堂的粉丝区都有人站起来鼓掌。解说员的声音劈了叉：「黑马！这是本届城市赛最大的黑马！青囊——一个网吧队——掀翻了上届四强！」

※

赛后混合采访区，青囊被记者围了。王不留的低八度营业声线终于派上用场，半夏抢过话筒宣传自家火锅店，阿枳把整场比赛从头到尾解说了一遍，没人听得完。

温故站在人群外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。汤还是温的。

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递上一张名片。名片很素，象牙白的卡纸上只有两个烫金的字：太素。

「温先生。」男人微微欠身，「我是太素战队的领队。我们队长看了您今天的比赛回放——看了三遍。」

「所以呢。」温故没接名片。

「队长让我带一句话。」男人也不尴尬，收回名片，双手奉上，姿态放得更低，「他说——『子午流注用得不错，可惜，只用了时辰，没用上日子。』」

温故端着保温杯的手停住了。

「队长还说，」男人直视着他，一字一字地转述，「『等他明白五运六气是怎么回事，再来跟我打。』」

男人躬身离去，深灰色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。温故站在原地，很久没有动。

陈皮挤过来：「太素？！太素的人来找你干什么？那名片——温故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」

「他知道。」温故低声说。

「知道什么？」

「我今天这套东西，是子午流注里最简单的一层——纳支法，只看时辰。」温故望着那个人消失的方向，「他没看比赛，他看的是我。他知道我只用了一层。」

雨还在下。体育馆外的水洼里，霓虹碎成一片一片。温故把保温杯收进包里，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：

「陈皮，城市赛决赛之前，我要回一趟诊所，查点东西。」

第六章·那天没能下针的手

太素的正式报价，在两天后送到了陈皮网吧。不是电子版，是一份装订精美的纸质合同，深灰封皮，烫银的字。

「三年合约，年薪这个数。」陈皮用两根手指头拈着合同，像拈着一片烫手的山芋，「签字费另算。还有——他们愿意承担温一手老先生后续全部的医疗费用，私立康复医院，最好的那种。」

训练室里静得可怕。王不留张着嘴，半天憋出一句：「这数……比我七年直播挣得都多。」

「但有个条件。」陈皮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，念，「『签约后，温故选手编入太素数据分析组，担任秦脉选手的专项陪练与战术顾问。』」他抬起头，「翻译一下：不是让你去打比赛，是把你买回去，给秦脉当人形外脑。你那些经络的东西，榨干了，装到秦脉身上。」

「秦脉自己也是中医世家。」苏合忽然说。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她。她推了推眼镜：「我查过他。岭南秦氏，祖上出过御医，族谱能查到清康熙年间。他入行五年，三个总冠军，从来不用经络理论——至少明面上不用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不用，是没吃透，所以满世界找吃透了的人。」

「温故，你自己定。」陈皮把合同推过来，「钱是真钱，老爷子能进最好的医院也是真的。要签，我不拦你。」

温故没有碰那份合同。

他看着它，看了很久，久到阿枳都不敢出声。然后他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：

「两年前，我家也有过一次签字的机会。」

※

那天晚上打烊后，温故坐在网吧天台上，跟陈皮讲了那件事。雨停了，天台的水渍映着灯，老街在脚下一暗一亮。

两年前，温故研二。那天晚上他在学校改论文，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。

「我十点半打的电话，没人接。我以为他睡了。」温故的声音很平，像在读别人的病历，「十一点半再打，还是没人接。我从学校骑电动车往回赶，四十分钟。进门的时候，他倒在诊所堂屋里，就在『针不虚发』那幅字底下。」

中风。温故后来从病历上学会了这个词的全部分期、分型、预后。可当时他只看见爷爷左半边身子沉得像一袋粮食，嘴歪着，眼睛却睁着，看着他，清清楚楚。

「针灸急救中风，是有办法的。十宣放血，刺人中，醒脑开窍——我爷爷教过我，我八岁就会背了，十二岁在假人上扎过一千遍。」温故摊开自己的右手，五指张开，对着路灯，「针就在抽屉里。我拿了。我跪在他旁边，针捏在手里，消了毒，穴位我闭着眼都摸得到——」

他的手悬在半空，停在路灯的光里。

「然后我的手开始抖。」

「不是怕扎错。是突然想到，这是真人，是我爷爷，这一针下去，是对是错，没有第二遍。」温故慢慢收拢手指，「我练了十几年的针，那一刻，一根都下不去。我就那么跪着，握着针，等救护车。等了十一分钟。」

天台上很静。楼下老街偶尔有电动车碾过水洼的声音。

「后来医生说，送医不算晚，命保住了，但偏瘫落定了。」温故说，「我爷爷醒过来第一句话，没怪我。他越不怪我，我越知道那十一分钟是什么——是我把他那句话扔了。针不虚发。我握着针，一发都没发。」

「所以你退了学。」陈皮轻声说。

「嗯。一个不敢下针的人，学什么针灸。」温故靠上天台的栏杆，「爷爷那次中风后撑了两年，三个月前第二次倒下，住院到现在。开发商的意向函就是那阵子送来的——我签字的话，医药费、我今后的生活，都有着落。诊所关掉，针盒收起来，谁也不用再指望那只不敢下针的手。」

「你没签。」

「没签。」温故说，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可能因为那幅字还挂着，我一天不签，它就还是真的。」

陈皮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把兜里最后几颗瓜子都嗑完了。他把瓜子皮拢成一小堆，忽然说：

「温故，我问你个事。你现在在《灵枢》里下针，手抖吗？」

温故愣了一下。

「不抖。」陈皮自问自答，「我看了你所有录像，零误差。苏合说那不是人类的手——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那是你们温家五代人的手。」他站起身，拍拍裤子上的灰，「你不是不敢下针。你是太知道针的分量了。游戏里针是虚的，你敢；真人身上针是实的，你不敢。可温故，这世上哪有什么虚的实的——」

他往楼梯口走，背对着温故摆摆手：

「针就是针。」

※

第二天上午，温故把太素的合同原样装回快递文件袋，在拒收栏签了字。

快递员刚走，王不留就从训练室探出头：「师父！你拒了？！那可是七位数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为什么啊？」

「他们要买的是一双手。」温故把笔帽摀上，「我爷爷说过，温家的针不卖。」

训练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，半夏把围裙抛上了天花板，阿枳当场解说：「温故选手拒绝了豪门！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！」只有苏合没欢呼，她盯着温故看了几秒，低头在笔记本上敲了一行字，又删掉，重新敲。

温故没管他们闹。他坐下来，打开训练机，登录「还针」，在自定义房间里一遍一遍地练同一组动作——提，插，捻，转。这是他从记忆里翻出来的、爷爷的手法，他还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只知道每次使出来，总差最后一分火候，像隔着一层纸。

中午，网吧的座机响了。陈皮接的，听了两句，脸色变了。

他把话筒递给温故，声音放得很轻：「医院打来的。」

温故接过话筒。电话那头，护士的声音职业化地平稳：「温一手先生的家属吗？病人今早血压波动，出现短暂的意识模糊，目前稳定了，但主管医生建议……家属近期多来陪护，有些东西，可能要提前准备。」

温故握着话筒，站在原地。

训练室里的笑闹声不知不觉停了。窗外的天阴下来，又要下雨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他听见自己说，声音稳得陌生，「我今晚过去。」

第七章·烧山火的残片

城市赛决赛前一周，青囊的训练室进入了一种奇怪的节律：白天训练，傍晚五点半，温故雷打不动地起身，穿过老街去医院，夜里十一点回来，再自己加练到凌晨。

谁劝都没用。陈皮试着劝过一次：「你把觉睡够，比什么都强。」温故嗯了一声，第二天照旧。陈皮就不再劝了——他认得出那种固执，那是把什么东西顶在命上的人。

训练照常出乱子，乱子大多姓王。

周二，王不留的粉丝后援会摸到了训练室地址，三十个姑娘举着「不留行全球后援会临江分会」的灯牌堵在门口，要求举办「临时见面会」。王不留吓得从后窗跳出去，崴了脚。周三，他妈听说了见面会的事，带着一锅老鸭汤杀到网吧，当着全队的面揭他老底：「什么高冷男神，他小学作文《我的理想》写的是当村长！」王不留的人设和脚踝一起肿着，整整两天没在语音里说话。

周四晚上，他终于憋不住了，瘸着腿挪到苏合旁边：「哎，数据姐，你说我妈是不是我黑粉头子？」

「不是。」苏合盯着屏幕，「黑粉头子有数据统计，你妈没有。你妈是随机性灾难。」

※

也正是在这一周，苏合挖出了那个东西。

事情起于复盘。她把温故五场比赛的「手法技」操作全部逐帧拆出来——就是温故那些游戏引擎里没有参数的、靠手部微操作骗过判定的动作。她本来只想建个数据库，拆着拆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「温故。」她把笔记本转过来，「你这套手法，九个动作一组，我拆出来了。但你看数据——」

屏幕上是一条曲线。一条是温故这套手法打出的实际效果：针感反馈的强度陡然拔高，像烧起来的一簇火。另一条是理论模型的推演结果，苏合用引擎参数反推的「完整版」——比温故打出来的，还要再高出一截。

「你这套手法，是不完整的。」苏合说，「前六个动作严丝合缝，从第七个开始，每次都差一口气。就像一个公式，前六项都对，最后一项永远是估算。」

温故盯着那条曲线，很久没说话。

「我去查了游戏资料库。」苏合调出另一页，「《灵枢》的技能树最顶端，有两个S级手法技，五年了，全服没有一个人解锁过完整版。一个热补，叫『烧山火』；一个凉泻，叫『透天凉』。官方描述就一句话：『古法九针之遗，候时而动』。温故，你这套手法的波形，和『烧山火』的前置判定波形，重合度百分之九十三。」

她推了推眼镜，一字一句：「你不是在打一个没有名字的野路子。你打的，是烧山火的残片。」

训练室里的人都围过来了。王不留踮着脚看完，倒吸一口凉气：「全服没人解锁的烧山火……师父，你这手艺哪来的？」

「我爷爷教的。」温故的声音很低，「我小时候看他给人治病，手法就是这个路数。他没教完——或者说，我没学完。」

「为什么不学完？」阿枳问。

温故没回答。陈皮替他答了，声音沉沉的：「因为他爷爷中风那晚，最后一课断在了半路上。」

屋里静了。窗外，老街的路灯亮起来，雨又开始下，细细的，斜斜的。

※

周六，决赛前夜，温故在医院守夜。

病房里只有监护仪的声音。爷爷白天清醒了一阵，傍晚又昏睡过去，医生说各项指标都在往下走，让家属「多陪陪」。温故坐在床边的塑料椅上，就着走廊透进来的光，看苏合发给他的资料——烧山火，出自明代《针灸大成》，「三进一退，紧按慢提，行九阳之数」，能令针下生热，治寒痹之证。游戏里把它做成了S级手法技，倒也不算辱没。

「九阳之数……」他轻声念。爷爷的手法他记得——提插九次为一阳，三进三退——可每次行到第七转，指下就是差那一分。差在哪，他说不出来，像一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，最后一个字忘了。

病床上，爷爷忽然动了动。

「温故。」老人没睁眼，声音含混得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，「烧山火……不是手法。」

温故霍然起身，凑到床边：「爷爷？你说什么？」

「九阳……九阳不在手上……」老人的嘴唇动了动，右手——那只还能动的手——在被子上虚虚地捻了一下，像捻一根并不存在的针，「在……等……」

「等什么？」温故握住那只手，「爷爷，等什么？」

监护仪的滴滴声不疾不徐。温一手没有回答，又沉回睡梦里去了。那只手安静地躺在孙子掌心，指节粗大，虎口有一层五十年持针磨出来的茧。

温故在床边坐了一整夜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给陈皮发了条消息：「决赛照常。给我留个小节，我要试一招。」

发完他低头看手机，屏幕的光映着他的脸。备忘录里，他昨夜记下了爷爷的四个字：

九阳在等。

等什么，没人知道。决赛在今晚七点，对手是击败了南区头号种子的「歧黄阁」——临江高校联队，五个中医药大学的学生，赛前放话：「论经络，我们是科班。」

第八章·这一针你得自己下

城市赛决赛，临江体育馆，晚上七点，座无虚席。

歧黄阁五个人往选手席一坐，白队服胸口绣着校徽，气场跟网吧队完全不是一个物种。他们的队长「玉堂」——名字就取自任脉穴位——赛前采访说得文质彬彬：「很高兴和青囊交流。不过经络这个东西，还是要系统学习过的。」

第一局，科班给草台班子上了一课。

歧黄阁打的是教科书式的经络战——他们真的懂，每个穴位的属性、每条经的走向，背得比谁都熟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们研究过青囊，专门避开了当令经脉的窗口，把子午流注废了一半。温故的手法技一出，玉堂立刻变阵，五个人收缩成梅花桩站位，任你针法通神，就是不给单点突破的机会。

二十六分钟，青囊先丢一局。

休息室里，没人说话。第一局温故使了两次那套无名手法，两次都停在第七转，被玉堂稳稳接下。歧黄阁的教练席那边，甚至传来了笑声。

就在这时，陈皮的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走到角落去接，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发白。

「温故。」他尽量把声音放平，「医院。你爷爷突发心衰，正在抢救。医生说……让家属立刻过去。」

休息室安静得可怕。王不留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半夏的手攥住了椅背。

温故站着没动。他的目光扫过休息室——队友、白板上的经络图、屏幕上0:1的比分，然后落在自己右手上。那只手很稳，稳得不像话。

「我去。」他说。

「那比赛——」阿枳急了。

「第二局你们打，苏合指挥。」温故抓起外套，在门口停了一步，回头，「按第一局的镜像打——他们研究的是我的手法，我不在，他们的预案就全是空的。拖住，等我回来。」

他走了。陈皮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冲门口喊：「温故！打车！别骑电动车！」

※

医院的走廊白得晃眼。温故跑到抢救室外时，护士正好出来：「抢救过来了，暂时稳定。家属可以进去一个人，动作轻。」

病房里，温一手躺在床上，氧气管、监护仪、输液架，人小了一圈。可那双眼睛睁开的时候，还是利的。

「比赛呢。」老人含混地问。他什么都知道。

「输了一局。」温故在床边坐下，「回春堂之后，歧黄阁也把我研究透了。」

爷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右手在被子上动了动，指指自己的左手前臂：「这儿。下针。」

温故的身体僵住了。

「曲池，合谷。」爷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「我这条胳膊，瘫了两年，针感还剩多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来。让我试试。」

「爷爷，你刚抢救过来——」

「我温一手治了五十年病，自己身上能不能下一针，我说了算。」老人盯着他，「还是你要让我带着这个念想走——我温家五代的针，断在一个不敢下针的孙子手里？」

监护仪的滴滴声一下一下。走廊的灯从门上的玻璃窗照进来，落在床头柜上——那里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个针盒，紫檀的，擦得干干净净。温故盯着它看了三秒，明白了。爷爷早就让人把针盒带来了。这老头子，躺在抢救室里都在布局。

温故打开针盒。九根银针卧在红绒上。

他取出一根一寸半的毫针，消毒，托起爷爷的左臂。偏瘫的手臂松弛地垂着，皮肤松弛，血管沉在皮下。他的手指搭上曲池穴的位置——两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在真人身上认穴。

手开始抖。

和两年前一模一样的抖，从指尖传到手腕，针尖在灯光下划出细小的弧。两年前的深夜，「针不虚发」的匾，倒在地上的爷爷，十一分钟——所有画面一起涌上来。

「看着我。」爷爷说。

温故抬起头。老人躺在床上，氧气面罩下，那双眼睛平静得像一口古井。

「针下是皮肉，皮肉下是经络，经络里是气。」爷爷慢慢地说，「你怕的不是下错针。你怕的是针下去，没气——怕我这身子，已经空了。是不是？」

温故的呼吸滞住了。被说中了。两年来他第一次被人说中。

「怕就对了。」爷爷说，「医者，意也。怕，是敬畏。可敬畏不是让你举着针跪着的——」

老人的声音陡然一沉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：

「下针！」

温故的手落了下去。

针尖破皮的一瞬间，他的世界安静了。提，插——针下沉、紧，像鱼吞钩饵，像春蚕啮桑——

那是他八岁那年，在爷爷手把手教他的那个下午，第一次感受到的东西。

得气。

「感觉到了？」爷爷的声音软下来，带着一点含混的笑意，「我这把老骨头……还没空。」

温故捏着那根针，跪在病床边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爷爷的手背上。他发现自己还握着针，针感顺着银针传上来，一下，一下，像另一个人的心跳，稳稳地撞着他的指尖。

「去吧。」爷爷闭上眼睛，「针不虚发。」

※

温故赶回体育馆时，第二局刚结束。苏合指挥青囊拖出了一局惨烈的平局守住的主堡攻防，1:1，决胜局。

他从通道里走进选手席，浑身带着雨气，坐下来，戴上头环，只说了两个字：「开打。」

决胜局，歧黄阁开局依旧教科书。但第十八分钟，玉堂发现了不对劲——对面那个「还针」，变了。

前六转的手法技照旧，第七转——那个他们研究透了、录像看了五十遍、永远差一口气的第七转——这一次没有急，没有抢，针悬在半空，停了零点三秒。

像在等待什么。

然后落下。

没有更华丽的操作，没有更快的手速。可那一针落下的瞬间，玉堂的角色整个人像被一簇火从穴位里点着了，针感强度陡然拔高了三成，直接击穿了梅花桩的站位。

「烧山火——」后台，苏合盯着数据面板，猛地站起来，「第七转的完成度从百分之八十六跳到了九十四——他补上了一半！发生了什么？！他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？！」

没人能回答她。场馆里，一万名观众看着那个素衣的角色在决胜局里行针如飞，每一次出手都比上一次慢一分，也沉一分——慢到歧黄阁的教科书阵开始跟着他的节奏走，沉到每一次「得气」的金纹炸开时，连对手的粉丝都忍不住惊呼。

第三十四分钟，温故的针落在玉堂角色的「百会」上，为整场比赛收尾。

二比一。青囊，城市赛冠军。

※

颁奖台上，奖杯被塞进温故怀里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主持人问他想说什么，他对着话筒想了想，说：

「奖金二十万，麻烦尽快到账。」

全场大笑。只有陈皮没笑。陈皮站在台下，看着温故望向体育馆大门的方向——那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夜雨——忽然明白了什么，鼻子一酸，赶紧低头嗑了颗瓜子。

那天深夜，温故回到医院。爷爷睡着了，呼吸平稳。他把冠军奖杯的照片存在手机里，放在床头柜上，挨着那只紫檀针盒，然后坐在塑料椅上，握着爷爷那只还能动的右手，像握着一根终于落定的针。

窗外，雨停了。

第九章·悬丝诊脉

城市赛的奖金到账那天，温故做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，把爷爷转进了康复条件更好的病区。第二件，把开发商意向函从八仙桌玻璃板下抽出来，在背面写了「不售」两个字，让物业小刘带了回去。第三件，给网吧后门的小黑板擦了重写：「青囊战队训练基地，闲人免进，泡面十二。」

「最后一句能不能划掉？」陈皮抗议，「咱们现在是城市赛冠军队，要有门面。」

「门面你出？」温故头也不抬，「二十万奖金，医院划走十二万，战队注册、设备、资格赛差旅，剩下的你自己算。」

陈皮算了算，默默在小黑板「泡面十二」后面加了俩字：「加蛋十五」。

※

职业资格赛，官方全称「灵枢职业联盟资格选拔赛」，全国三十二支非职业队，争夺两张下赛季的联赛门票。城市赛冠军的身份给青囊换来了一个种子位，还有——按照惯例——一场和职业队的热身训练赛。

给他们安排的热身对象，是太素。

「联赛三连冠的太素？！」阿枳的嗓门掀翻了屋顶，「让资格赛选手跟总冠军热身，这是热身还是火化？」

「对方点名要我们。」陈皮把手机递过来，屏幕上以太素官博的预约函，措辞客气，「说是，『久闻青囊经络战术，愿以武会友』。翻译一下：秦脉要亲自验货。」

训练室里安静了一瞬。王不留咽了口唾沫：「验……验货这个词用得很准确。」

※

训练赛定在周五晚八点，线上，不对外公开。但《灵枢》职业圈没有秘密——开赛前半小时，各战队的教练、分析师像闻到血腥味的鱼，全都挂进了观战席。苏合扫了一眼观战名单，低声说：「十一家职业队的数据组都在。这一把打完，你所有的底牌都会被人做成报告。」

「那就让他们做。」温故戴上头环。

地图加载，明堂图。对面五个ID亮出来，为首的那个，两个字：悬丝。

秦脉的角色跟温故想象中完全不同。没有华服，没有特效，一身灰扑扑的布衫，指尖的气针细得几乎看不见——别人的针三寸，他的针一寸，细如牛毛，悬在指尖，颤颤巍巍，像随时会断。

比赛开始后，温故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

悬丝诊脉。古人给贵人看病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以丝线系腕，隔丝诊脉。秦脉的打法就是这个路数——他几乎不与你对针，那根细如牛毛的气针永远悬在你周身三寸之外，跟着你的经脉游走，不沾、不碰、不停。你以为他在躲避，等你出手——

你的针刚起势，他已经站在你力尽之处等着了。

第一局，温故输了。输得清清楚楚：他的每一针都被提前零点一秒看穿，子午流注的轮转被对方的细针牵着鼻子走，像被人用一根丝线牵着穴位跳舞。二十三分钟，他的「还针」被那根细针点在「神庭」，整场第一次被打出「得气」——是被对方打出来的。

「继续。」温故说。

第二局，他变了节奏，放弃了所有套路，纯以手法技硬碰。第七转，百分之九十四完成度的半招烧山火出手——全场观战席一片抽气声，数据组的键盘声响成一片。

秦脉接了。用那根一寸的细针，贴着烧山火最盛的锋芒，引、带、化，像用一根丝线把一簇火凌空卸开。然后反手一针。

0.1秒。

赛后回放显示，决胜的那一针，两人几乎同时出手，秦脉的针尖先到了0.1秒。

0:2。温故摘下头环，训练室里没人说话。他自己倒很平静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：「再来一局吗？」

语音频道里，第一次传出秦脉的声音。不高，清冷，像玉石相击：

「不必了。」

观战席的职业分析师们齐刷刷竖起了耳朵。

「温故。」秦脉直呼其名，「你的经络造诣，我认。子午流注用到这个地步，职业圈你排第一。第二局那半招，值一个总冠军中单的位置。」

他停顿了一秒，那一秒长得像一年。

「但你的烧山火，是残的。」

训练室里，王不留腾地站起来要骂人，被半夏一把摁住。

「你以为你差的是最后百分之六的完成度。」秦脉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「错。你差的是开头。烧山火三进一退，九阳之数，你的九次提插是『做』出来的——一针一针数着做的。真正的烧山火，九次提插是一次呼吸。你的火是点的，人家的火是生的。」

「你连残片都接下了。」温故说。

「因为我等的不是你这一版。」秦脉说。语音里传来轻微的响动，像布衫拂过椅背，「温故，资格赛打完，联赛见。希望到时候站在我对面的，是一个把火烧起来的人——而不是一个背口诀的人。」

他顿了顿，补了最后一句：

「替我向你爷爷问好。温一手这个名字，我爷爷提起过。他说五十年前，江南针法大会上，他输给你爷爷半针。」

语音断了。太素五人退出房间，观战席的分析师们也陆续散去，带着一硬盘的新数据。

训练室里，好半天没人吭声。阿枳小声问：「师父……『火是生的』，什么意思啊？」

温故没答。他盯着屏幕上定格的0.1秒，忽然站起身，抓起外套。

「去诊所。」他说，「翻东西。」

※

那天夜里，「温氏针灸」的灯亮了通宵。温故把爷爷五十年的医案手记一摞一摞搬出来，摊在八仙桌上，一页一页地翻。陈皮陪他翻到天亮，嗑了半斤瓜子，终于忍不住问：「找什么？」

「烧山火的口诀。」温故头也不抬，「我爷爷教我的九阳数，是口传的。但我记得他有一本手记，专门记手法——五十年前江南针法大会那一版。」

「找到了吗？」

温故的手停在一册蓝布面的手记上。封皮上是爷爷年轻时的字：《九针手法录》。他翻开，一页，两页——烧山火那一篇在第七十三页，字迹工整，从「三进一退」记到「行九阳之数」，密密麻麻三页纸。

然后，第七十六页，没了。

不是空白。是被撕掉了。断口整整齐齐，像被极薄的刀片裁走的。

温故捏着那个断口，在满桌的医案中间坐了很久。窗外天光渐亮，早起的鸟落在诊所的瓦檐上。

「谁撕的？」陈皮问。

「不知道。」温故的声音很轻，「但你看这个断口的裁法——这么薄，这么齐，这么稳。陈皮，全天下能裁出这一刀的人，得有一双什么样的手？」

第十章·缺页的口诀

输给太素之后，青囊闭关了两周。

资格赛三十二进十六的分组已经出来了，青囊的首战在月底。陈皮把训练室的作息表排成了军营：上午个人训练，下午队内对抗，晚上——温故的经络课。

课的内容升级了。不再认穴，开始讲「人」。

「穴位是死的，气是活的。」温故在白板上写，「同样一个『太冲』，肝火旺的人按下去疼得跳脚，气血虚的人按下去没感觉。游戏里也一样——对面选手的性格、习惯、当天的状态，全写在角色的经脉里。阿枳，你今天训练为什么老走神？」

阿枳一个激灵：「我没有！」

「你的角色今天沿肝经出针比平时快了零点四秒，肝火上浮。」温故面无表情，「昨晚是不是又跟人连麦吵架了？」

全队哄笑。阿枳的脸涨成猪肝色：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！」

「他连这个都能看出来，」王不留心有余悸地跟半夏咬耳朵，「咱们队谁还敢摸鱼？」

「所以你们以后要练的，不只是让自己的气顺。」温故敲敲白板，「还要学会让对面的气不顺。秦脉就是这么赢我的——他不碰我，他只是站在那儿，我的气就乱了。」

苏合在下面记笔记，忽然抬头：「所以你这两周的训练重点，不是补手法，是练心。」

「对。」温故说，「手我已经练到头了。差的那口气，不在手上。」

※

差的到底在哪，温故每天夜里都在想。想的方式，是对着那册《九针手法录》发呆。

蓝布面的手记摊在诊所八仙桌上，第七十五页的字迹在「行九阳之数，则热自内生」处戛然而止，后面是那个整齐的、薄得像不存在一样的断口。

他把嫌疑人在心里过了一遍。药商？收老医书的贩子确实常来转悠，但诊所的手记从不示人。秦家？五十年前输过半针的秦老爷子，有动机，可两家隔着千里，秦脉又明说「等你把

火烧起来」——人家不屑偷。同行？爷爷一辈子倔，得罪过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，可那些人里有几个能进内室？

进得了内室、碰得到手记、还能裁出那一刀的……

周五夜里，阿桂陪他在诊所整理医案。全队公认手最稳的两个人，一人一头，把五十年的纸页按年份码齐。码到凌晨，阿桂忽然开口——他一整晚说的第一句话：

「温哥，这刀口。」

温故凑过去。阿桂捏着第七十五页的断口，对着台灯，慢吞吞地说：「我叠过五年快递单。裁纸，右手裁，纸边起毛的方向是往左的。这个断口——起毛往右。」

温故的呼吸停了一拍。

「左撇子裁的。」阿桂说。

诊所里静得能听见灯丝的电流声。温故缓缓抬起头，望向堂屋正中那幅字——「针不虚发」，笔力沉得像要把纸摁进墙里。

温一手，正骨、针灸、写方子，用的都是左手。右手是中风前两年才练出来的，为了应付电脑录入病历。

全家人都知道的事，他怎么就没想到。

「我爷爷自己撕的。」温故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又轻又哑，「五十年的手记，他自己裁掉了一页。」

阿桂没问为什么。他把医案码好，站起身，走到门口才说了今晚第二句话：「温哥，有些课，最后一节是不发讲义的。」

※

第二天一早，温故带着那本手记去了医院。

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病床摇了起来，爷爷靠着床头，正在跟护士掰扯：「……粥里不放盐我懂，医嘱。可你放两颗红枣进去能怎么着你？」

「温爷爷，您昨天能把监护仪的报警按成静音，我们护士长说您是她见过的最可怕的病人。」小护士板着脸，把粥碗塞给他，转头看见温故，如蒙大赦，「家属来了就好，您管管他！」

温故站在门口，忽然鼻子发酸。抢救室、氧气管、那些「提前准备」的医嘱，好像一夜之间退了潮。医生后来跟他解释，说老爷子的指标这一周奇迹般地回稳，「求生意志这个东西，仪器测不出来，但确实存在」。

病房里只剩祖孙两人。温故把《九针手法录》放到爷爷膝上，翻到那个断口。

「你撕的。」他说。

爷爷捧着粥碗，慢悠悠吹了口气，不否认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你先告诉我，」爷爷掀起眼皮看他，「你猜到是我之后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」

温故老实说：「生气。然后是……松了口气。」

「松了口气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如果是你撕的，」温故慢慢地说，「那就不是失传了。是你把它收起来了，等我自己走到这一页。」

爷爷笑了。中风之后，他笑起来嘴角有点歪，可那双眼睛里的光，是温故从小看到大的、落针前的光。

「还行。」老人把粥碗放下，「没白打游戏。搬凳子，坐近点。」

「爷爷，你身体——」

「今天精神好，够上完最后一课。」温一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正色道，「把耳朵竖起来。烧山火最后一页，世上没有第二份——因为它本来就不能写在纸上。」

窗外，一只鸟落在空调外机上。监护仪的滴滴声不疾不徐。

温故搬了凳子，在病床边坐下，像八岁那年一样，坐得笔直。

第十一章·候气

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」温一手靠在床头，「烧山火，治什么的？」

「寒痹。」温故答，「顽麻冷痹，寒邪入里。针下生热，把寒从骨头缝里逼出来。」

「那我问你，」爷爷说，「火从哪来？」

温故顿了顿：「手法。三进一退，紧按慢提，九阳之数——提插九次为一阳，九九八十一转，摩擦生热。」

「放屁。」

温故：「……」

「摩擦生热，那是搓手。」爷爷哼了一声，「照你这么说，全天下手快的人都是针灸大师，APM三百二的那个小王，早该烧起来了。他的火烧起来了没？」

温故哑然。王不留的手速全院第一，手法技的完成度至今没过百分之四十。

「我撕掉那一页，就是因为那一页写的是手法。」爷爷说，「手法写出来，就成了做操——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做得再齐，火也不来。温故，烧山火的热，不是针摩擦出来的，是气自己聚过来的。你的九次提插，不是九个动作——」

老人伸出右手，五指虚拢，像拢着一簇看不见的火苗：

「是一次呼吸。」

「《素问》里讲，『凡刺之真，必先治神』。什么叫治神？你的心要静到能听见针下的动静。针入腠理，气未到的时候，针下是松的、空的，像钓竿垂在静水里。这时候你急什么？等。这叫候气——《灵枢》说，『气至而有效，效之信，若风之吹云』。气来了，针下沉紧，像鱼咬钩——那一刻，你的九次提插才有意义，因为你不是在『做』手法，你是在接着那股气，帮它一把，送它一程。」

「火是它自己生的。」爷爷的声音低下去，「你的手，只是个灶膛。」

病房里很静。监护仪的滴滴声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更漏，像心跳。

温故坐着没动。九阳在等——梦里的四个字，此刻一个字一个字地亮了。他想起游戏里每一次差一口气的第七转：他在数。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数得越准，差得越远。因为他把九次提插当成了九件事，而它是「一」件事——一次等待，一次接住。

「为什么……」他哑声问，「为什么不早教我？」

「教你？你十二岁那年，假人上扎一千遍，针针到位，我要是那时候教你『候气』，你听得进去吗？」爷爷斜他一眼，「你那时候的气太顺了。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有东西把你摁住，把你那点『我行』磨掉，磨到你肯在一根针前头低下头、等得起——这东西才进得来。」

「我中风那晚，你没下针。」老人忽然说。

温故的身体绷紧了。

「我躺在地上，看着你举着针，手抖。」爷爷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，「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？我想，好。这小子怕了——他总算知道针的分量了。温家的针传到他这儿，才算真正开始。」

「你不怪我。」

「我怪你干什么？」爷爷说，「那一针你没下，是因为你心里把我当病人，不是当穴位。慌，是仁心。要是你那天面不改色一针下去，我反倒要想想，这手艺传给你是不是传错了。」

他看着孙子，浑浊的眼睛里，五十年前的江南针法大会、五十年前赢来的那半针、五十年里下过的几十万针，都在里头。

「行了。」老人摆摆手，「课讲完了。回去练吧——练的也不是手，练的是『等得起』。等你什么时候在游戏里，敢在全队都催你的时候，停在那儿不动，你这课就算结业了。」

※

回到网吧，温故把自己关进自定义房间，一练就是三天。

第一天，他把烧山火拆了，一针一针地练「停」——针下去，不动，感受引擎模拟的针感反馈从「松」到「紧」的那个瞬间。游戏当然没有真的气，但设计师把针感的判定做进了引擎底层：只有当角色状态、经脉走向、时辰流转在某个看不见的窗口里对齐时，针下的反馈才会从「松」跳到「紧」。五年来没人发现，因为没人等过——所有人都在抢那0.1秒，只有「等」这个操作，从来没有人输入过。

第三天夜里，苏合被陈皮从被窝里薅起来看数据。她睡眠惺忪地盯着屏幕，看了十秒，整个人弹起来：

「百分之百。」

「什么百分之百？」

「烧山火，完整版，第七转到第八十一转，完成度百分之百，全服第一次。」苏合的声音都劈了，「温故，你解锁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！」

训练机前，温故摘下头环，出了一头的汗，手指还在轻轻发颤——不是抖，是那种接住过什么东西之后的余震。

「不稳。」他却说，「十次里成一次。窗口太难找了。」

「那也够用了！比赛里用出来一次就是核武——」

「不够。」温故打断她，语气很平，「比赛不是放烟花，用出来一次赌输赢，那是赌博，不是针法。我爷爷下针，五十年，针无虚发。」

他把头环放下：「接着练。练到十次里成十次，才算会了。」

苏合张着嘴，半天，低头在笔记本上敲：「目标函数更新：不是『用出来』，是『无虚发』。这个人的标准，是按一门手艺定的，不是按一场比赛定的。」

※

资格赛开打，三十二进十六，青囊首战对一支大学生联队，2:0，兵不血刃。十六进八，对西南赛区的黑马，2:0。

然后，八进四的抽签结果出来了。

对手：「望闻堂」。资格赛老牌油条，连续四年卡在资格赛，专门研究怎么恶心人——拖时、换图、申诉、暂停，规则手册被他们翻得比穴位图还熟，人送外号「行走的裁判组」。去年他们把夺冠热门拖到凌晨两点，硬生生把人家的心态拖崩了。

「赢了这场，进四强，基本锁定门票。」陈皮把对手资料拍在桌上，脸色少见地凝重，「但这帮人，不跟你打比赛，他们跟你打耐心。」

王不留凑过来看资料，越看脸越白：「平均单场时长五十八分钟.....单局最多暂停十一次.....师父，这帮人上次把对手中单逼得当场摔了头环！」

全队都看向温故。

温故正在擦手，从虎口到指尖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。擦完，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：

「正好。」

「正好？」

「他们要打耐心。」温故把软布叠好，「我爷爷刚教过我这个。」

第十二章·职业门票

望闻堂的恶心，从赛前就开始了。

比赛当天下午，青囊的头环设备「例行检测」被申诉了两回；开赛前五分钟，对方又以「场地灯光角度影响判定」为由申请了技术暂停。等第一局终于开打，距离原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四十分钟。

「他们故意的。」苏合盯着数据，「这帮人的比赛，前三十分钟基本不动，纯拖。拖到你急，急了失误，他们再收网。过去四年，靠这招磨死的种子队有九支。」

果然。第一局，望闻堂五个人进图之后直接缩进「地机谷」的死角，摆出一个铁桶阵，然后开始……聊天。公屏上，他们队长「尺泽」慢悠悠地打字：「青囊的兄弟们，吃饭了吗？」

阿枳当场就炸了：「比赛呢！吃你个头啊！」

「别回。」温故的声音从语音里飘过来，平稳得像深夜的吧台，「谁也别回。他们要的就是你回。」

「那我们干嘛？」

「等。」

于是《灵枢》资格赛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局开始了：一边五人在谷里聊天，一边五人在谷外站桩。十分钟，二十分钟。观众开始退场，解说开始念广告，直播间弹幕从「打起来啊」变成「我睡了叫我」再变成「全体起立，看温故打坐」——导播给了一个特写，「还针」盘膝悬在谷口半空，一动不动，已经十一分钟了。

「温故，」陈皮在教练席上也有点扛不住，「就这么干等？」

「陈皮，」温故闭着眼，「你嗑瓜子的时候，是先嗑还是先剥？」

「……先剥啊。」

「望闻堂就是那个嗑瓜子的。他们不吃瓜子，他们享受的是看你等不及、上手抢。」温故说，「别着急，瓜子皮厚，嗑久了，嘴累的是他们。」

第二十七分钟，望闻堂的公屏聊天开始没话找话。第三十五分钟，他们的打野手滑，在谷里空放了一针。第四十一分钟——苏合后来复盘时把这一分钟标成了红色——尺泽打出了一句暴露心态的话：「对面中单是不是掉线了？」

他们急了。拖人的人，最怕的就是拖不动。

「动了。」温故睁开眼。

望闻堂终于倾巢而出的那一波，阵型是散的——四十分钟的干等把他们的配合磨出了毛边。青囊等的就这个。半夏的主坦迎着冲锋撞上去，阿桂断后，阿枳这次一句解说都没有，闷头输出，王不留从手少阳三焦经斜切——温故教的，「水道，专破浮躁之气」。

收官的一针属于温故。半招烧山火，九十四完成度，第七转在尺泽的「膻中」上落定，金纹炸开。

得气。

五十四分钟，第一局结束。望闻堂五人摘下头环的时候，表情像刚跑完一场全马。

※

局间休息，陈皮冲进休息室，压低声音：「温故，我有句话，你别嫌我怂——刚才那一下，你要是用完整版，比赛早结束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你怎么不用？」

「十次里成一次的东西，」温故拧开保温杯，「今天手感顺不顺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赌赢了是运气，赌输了是送命——何况，」他喝了口汤，「全场的摄像头都在拍。完整版露出来，明天太素的数据组就有一百页报告等着我。好针要留在值得的人身上。」

陈皮愣了半天，一拍大腿：「你现在连藏拙都会了？！谁教的？」

「我爷爷。」温故说，「他撕了一整页。」

第二局，望闻堂换了打法，不拖了，全力抢攻——可惜他们不擅长这个。一支把四年都花在磨人上的队伍，自己的刀早就锈了。三十一分钟，青囊再下一城。

2:0。四强到手，职业联赛门票到手。

终场哨响的一刻，阿枳第一个蹦起来，嗷嗷叫着满场跑；半夏冲着观众席上她妈那块「相亲灯牌」比了个胜利手势——灯牌今天换了字：「闺女，妈给你加菜」；王不留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，被弹幕齐刷「男神形象已死」；阿桂站在原地，从兜里摸出一颗奶糖，剥了，吃了，全程没说一个字。

温故摘下头环，望向选手通道。通道尽头，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，灰西装，太素的领队，冲他远远欠了欠身，转身离去。

赛后采访，记者问他：「温故选手，作为本赛季第一支从网吧打进职业的战队队长，你现在最想说什么？」

温故想了想：「网吧的泡面，欢迎大家来尝。」

「呃，关于下赛季呢？联赛里强手如林，包括三冠王太素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温故看着镜头，语气平静得像在报明天的天气，「他在等我。我也在等他。」

※

当晚，全队杀到半夏家的火锅店庆功。红油翻滚，毛肚七上八下。王不留开了直播——被全队投票没收了手机，改由半夏她妈掌镜，标题从「高冷男神在线」被改成了「我闺女队友吃饭」，在线人数反而破了百万。

闹到一半，温故的手机震了一下。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，只有六个字：

「恭喜。联赛见。——秦脉」

他把手机扣在桌上，夹起一片毛肚，在红汤里七上八下，数得一丝不苟。

窗外，夏初的夜风卷着火锅的香气飘出半条街。联赛在九月，还有三个月。

三个月，十次一成，要练到十次十成。

温故把毛肚蘸进香油碟，忽然觉得，这个节奏刚刚好。

第十三章·网吧队也有内讧

职业联赛的第一个月，青囊的战绩是零胜四负。

资格赛的打法到了联赛全都不灵。不是青囊退步了，是对手完全不同——职业队的数据组把青囊资格赛每一帧都拆了，子午流注的窗口被针对性封死，半夏的冲锋路线被做成热力图钉在对手训练室的墙上，连阿枳自我解说时爱走的位置都有人蹲。

四连败之后，媒体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刻薄：「网吧队的童话结束了」「子午流注？不过是资格赛限定皮肤」「青囊证明了城市赛和职业联赛之间隔着一一条天堑」。

训练室的白板上，经络图被赛程表挤到了角落。没人再笑得出来。

「第五场对『上工』，」陈皮敲着白板，「他们中游队，是我们这个月最有机会的一场。苏合，方案。」

苏合翻开笔记本：「两套。常规方案，胜率百分之三十一。还有一套——」她看了温故一眼，「温故的完整烧山火，这一个月十次里能成四次了。如果作为战术核心亮剑，胜率百分之六十八。但要承担的后果是：从此全联盟都会研究它。」

「留着。」温故和陈皮几乎同时说。说完两人对视一眼，陈皮补了一句：「除非到生死局。先打常规方案，输了认。」

※

问题出在三天后。

那天晚上温故去医院陪床，全队放假。王不留回出租屋开了直播——合同在身，每周必须播够时长。本来只是排位混时长，弹幕却没完没了地问四连败，问「网吧队是不是原形毕露」，问到后来，开始有人带节奏：「你们坦克位是不是拖后腿？数据全联盟倒数第一。」

王不留的低八度营业声线撑了四十分钟，到底没撑住。

「数据倒数第一怎么了？」他对着摄像头，声音不知不觉窜回了原形，又急又冲，「你们知道半夏姐每场比赛扛多少伤害吗？你们只看面板！我们队的战术核心是——」

话到一半，他自己刹住了。

但已经晚了。他说的是：「我们队的战术核心又不是冲锋数据，我们真正藏着的东西你们根本想象不到，等到了季后赛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烧——」

那个「烧」字后面的半个音节，被录屏的人放大了二十倍。三个小时后，剪辑视频《王不留直播失言：青囊藏了大招？》冲上站内热门。评论区里，有人扒出了资格赛录像里温故「藏拙」的证据，有人逐字分析那个没说完的音节，更多人把矛头对准了前半句——「数据倒数第一怎么了」。

营销号的标题是：《队友直播实锤？青囊坦克位数据垫底引内讧》。

※

第二天训练，没人提这事。不提，比提了更糟。

半夏照常来，照常坐下，照常第一个进训练房。但她的大嗓门没了。一整天，她在语音里只报点位，不说一个多余的字。全队都感觉到了那种安静——半夏的安静比她的怒吼可怕得多，像一口烧干了的火锅。

王不留一整天跟在她屁股后面转，端茶、递水、让座位，欲言又止了十七次。

傍晚，爆发来得毫无预兆。队内对抗赛，王不留的打野又一次没跟上半夏的开团节奏，半夏的角色被对方集火秒掉。屏幕灰下去的瞬间，训练室里所有人都听见她轻轻说了一句：

「也是。我数据倒数第一。」

「姐！不是！你听我解释——」王不留急得从椅子上弹起来，「我那天是想帮你说话！我就是嘴比脑子快，我这人你知道的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半夏摘下头环，站起来，「你嘴比脑子快，全队都知道，我妈都知道。我不气这个。」

她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吓人：「我气的是，你替我辩护的时候，先说的是数据。王不留，你也觉得那串数字是我，对不对？你辩的不是我，你辩的是那个倒数第一。」

训练室里死一样静。

「我打这游戏五年，从来没进过任何队的正式名单，网吧赛都没人愿意要个女的打坦克。」半夏把外设一样一样拔下来，收进包里，动作不快，一样是一样，「来青囊，是因为这儿没人看过我的数据。陈皮招我的时候只问了一句『敢不敢第一个上』。我敢。我一直敢。」

她拉上包的拉链：「现在全联盟都看着我的数据，连我队友替我吵架，吵的都是数据。那我不如回家，火锅店的流水也是数据，那个数据好看多了。」

「半夏。」温故开口了。他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没起来过。

「师父，你别劝。」半夏背对着他，「你的针再稳，缝不上这种东西。」

「我不劝。」温故说，「明天对上工，首发名单我已经报上去了，五个人，第一个是你。你要走，今晚十二点前告诉我，我来得及换人。」

半夏在门口站了几秒钟，没回头，推门走了。门在她身后晃了很久才停住。

王不留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脸埋进手里。阿枳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识趣地闭了嘴。苏合合上笔记本，发出轻轻的「咔哒」一声。

「温故，」陈皮揉着太阳穴，「真到十二点她不回来，我们换谁？」

「没人可换。」温故重新戴上头环，「所以她会回来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头环后面，温故的声音闷闷的：「一个敢第一个冲的人，不会第一个走。她今天发这么大的火，不是因为想走——是因为她想留下来，又怕我们不想要她。」

他顿了顿：「人在怕被抛下的时候，气最急，火最旺。中医里这叫——肝火。肝火旺的人，嘴上喊的都是走，脚下站的都是桩。」

训练室的挂钟滴答滴答。晚上十一点四十分，全队的手机同时亮了。战队群里，半夏发了一条消息，一张图：

是她家火锅店的打包盒，五份，红油原汤，配文：「明早训练，都给我吃饱了再打。输了上工，谁都别想加菜。」

第十四章 · 五运六气

第二天早上的火锅，谁都没提昨晚。王不留埋头吃了三碗，第四碗的时候憋出一句：「姐，毛肚涮老了。」半夏把一整盘毛肚扣进他碗里：「吃你的。」

这事就算翻篇了。青囊的规矩：天大的事，一顿火锅。

但温故知道，火锅治得了心火，治不了战绩。真正的药，在另一处。

那天上午的训练课，他把白板上所有东西擦了，画了两个同心圆。外圈标着天干地支，内圈标着六个字：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。

「都还记得输太素那场，秦脉让人带的话吗？」他说，「『只用人了时辰，没用上日子。』我一个月想明白了。子午流注是天时的小循环——一天十二时辰。在它上面还有一层：五运六气，是大循环——一年五运，岁有六气。司天在泉，主气客气，每一步都决定这一年、这一季，天地间的气往哪儿偏。」

「《灵枢》的联赛地图有赛季系统。」苏合的眼睛亮了，手指已经在键盘上，「每个赛季更新的时候官方都会改一批经脉参数，所有人都当是版本平衡性调整——你的意思是，那不是平衡性调整，那是……」

「那是有规律的。」温故说，「本赛季岁运属木，风气司天。翻译成游戏语言：这个赛季，所有走『风』性经脉的战术，底层参数都被暗中加强；而克风的『燥』，被暗中压制。各队都在适应版本，但他们是拿屁股适应——输多了改打法。我们可以拿脑子适应——先算出来，再练。」

「等等，」阿枳举手，「那我们五个……」

「问得好。」温故把五个人名写在内圈六气的旁边，「五运配五行，六气配六淫。我给你们一人分一气，不是乱分的，是按你们本来的打法分的——」

「半夏，主『火』。你的冲锋是明火，烧起来不管不顾。火曰炎上，你就是我们的『上』——开团的方向永远由你定。」

半夏愣了愣：「我数据倒数第一……」

「数据量的是杀伤，量不了方向。」温故说，「全队的气往哪儿走，看的是你的火往哪儿烧。这个位置，全联盟没人换得了你。」

「王不留，主『风』。风性善行数变，打野就该是你这样神出鬼没。但风最容易乱——从今天起，你的风不许乱吹，只许顺着半夏的火势走，风火相煽，懂吗？」

「懂！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！」王不留一扭头，「姐，以后你指哪儿我吹哪儿。」

「阿桂，主『湿』。湿性重着黏滞——你的辅助就是黏住对面、拖住后排，全场最沉的那口气。」

阿桂点点头，惜字如金：「黏人，我擅长。」

「阿枳，主『燥』。燥性收敛、干脆——你的输出别贪，收着打，一针是一针。还有，」温故顿了顿，「燥者少言。你解说自己的毛病，从这周开始戒。」

「啊？！不让我说话我手会抖的师父——」

「那就抖着练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半夏问，「你把我们都分了，你主什么？」

温故拿起笔，在圆心写下个字：中。

「我主『中土』。脾土居中，运化四方。你们五个——四气加我一个调候的——五行轮转，生克相续。」他放下笔，「这套东西，我管它叫『五运六气阵』。子午流注管的是一局内的时辰，它管的是整场比赛的大势。从今天开始，青囊不打连招了，我们打节气。」

训练室安静了几秒。苏合低头狂敲键盘，忽然抬头，镜片反光：「我刚把这套参数代入模型……温故，按这个体系，我们对上工的胜率，从百分之三十一跳到百分之五十七。而且——」她深吸一口气，「这套体系越深，烧山火越不需要出场。它从底牌变成了……锦上添花。没人能逼我们亮剑了。」

※

对上工那场，2:0。赢得干脆到解说都没反应过来，第二局结束前还在念「青囊这赛季的颓势恐怕——」，念到一半，主堡炸了。

然后是2:0，再然后还是2:0。

联赛中段，青囊打出一波七连胜，从垫底一路爬进季后赛区。媒体的风向变得比六气还快：《五运六气阵：网吧队的第二次革命》《青囊教练组：我们只是在打〈黄帝内经〉》。有记者挖出陈皮网吧对面就是温氏针灸的诊所，写了篇特稿，标题叫《一条街的距离：从银针到气针》。

王不留的直播间改了规矩：每周日播一场「经络公开课」，他主讲，苏合提供数据，半夏负责把跑偏的他拽回来，在线人数稳定百万。他再也没在直播里提过一个字的战术——那半个「烧」字之后，他给自己立了规矩：开播前，手机交给半夏保管。

季后赛，青囊连过两轮。半决赛打完那晚，全队挤在网吧后门吃宵夜，大屏上正播着另一半区的半决赛——太素对上届亚军「上池」。

比赛没悬念。太素3:0。最后一局，秦脉做了一件让整个直播间弹幕清空三秒的事：决胜时刻，他的细针悬在对方队长周身三寸，整整十九秒，一针未出——对方五人的阵型却在原地一点点收紧、变形、崩溃，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的心脉。第十九秒，「悬丝」落下，一针。

得气。

「他也在候气。」温故盯着屏幕，轻声说。
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
「那十九秒，不是表演。」温故说，「他在等对方的气自己走到绝处。悬丝诊脉，诊的不只是脉——是命。」

大屏幕上，秦脉摘下头环，对着镜头说了四个字。没有声音，只有口型，但所有人都读懂了：

「决赛等你。」

宵夜桌上没人说话。红油锅底咕嘟咕嘟地翻着。良久，半夏把筷子一放：

「打就打。我妈说了，决赛那天，火锅店歇业，全家去看。」

「我妈也来！」王不留举手，「她说要亲眼看看把我变成正常人的队伍长什么样。」

温故看着这一桌人，忽然想起半年前那个凌晨一点的网吧，日光灯管忽明忽暗，他坐在吧台后面给人扫一包辣条。

他举起盛着凉茶的杯子：「决赛前，都跟家里人说一声吧。」

「说什么？」

「说——」温故想了想，「我们这条街的人，要去做一件针不虚发的事。」

第十五章·透天凉

总决赛定在十月末，滨海会展中心，一万两千个座位，开票三分钟售罄。

黄牛票炒到了五位数。媒体把这场比赛叫「针道之战」——一边说，这是《灵枢》上线六年来，第一次两支决赛队伍的战术体系都长在真正的经络理论上；另一边说，这是两家中医世家的隔代对决，五十年前的江南针法大会，今天换一种方式重赛。

赛前发布会，有记者问秦脉：「您爷爷五十年前输给温一手半针，这场比赛对您来说是不是一场复仇？」

秦脉坐在话筒前，一身素色西装，神色清冷：「我爷爷临终前说，那半针他输得心服口服。他不是输在手法，是输在那个人的针下，病人敢睡着。」

全场安静了一瞬。

「所以不是复仇。」秦脉说，「是验证。我要看看，温一手的孙子，针下有没有那口气。」

※

第一局，青囊先声夺人。

五运六气阵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——半夏的火定方向，王不留的风火相煽，阿桂的湿黏住太素的后排，阿枳的燥一针一针收得干干净净，温故居中调候，五个人的轮转像一台按节气运转的机器。太素明显准备不足，三十九分钟，青囊拿下首局。

第二局，太素变了。他们不愧三冠王，教练组只用一局就找到了应对：不打轮转，打单点。秦脉的细针专门黏住王不留——风一乱，火就孤，五运六气阵被从「风」这一环撕开。一比一。

第三局，青囊到了悬崖边。二十三分钟，中路团战，青囊落后四个人头，眼看要被滚雪球。就在那一波，温故停住了。

「还针」悬在气海原上空，针垂着，一动不动。太素的合围已经展开，解说在喊「温故在干什么」，弹幕在刷「卡了吗」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——

候气。

第四秒，他的手动了。不是抢，不是冲，是接——针尖落下去的那一刻，正落在整个战场的气机转到的那一点上。烧山火，完整版，全服公开赛事历史上的第一次，从第七转到第八十一转，一气呵成，像一次绵长的呼吸。

针下生火。那簇虚拟的火从「足三里」烧起来，顺着足阳明胃经轰然燎原，太素五人的阵形像被火舌舔过的纸。

满场金纹。**得气。得气。得气。**

一万两千人的场馆，声浪几乎掀翻屋顶。后台数据显示，那一瞬间全服在线观战人数破了纪录。苏合在后台抱着笔记本又哭又笑：「百分之百！正式比赛！他做到了！」

二比一。青囊拿到赛点。

※

第四局开始前，太素叫了暂停。很长的暂停。

重新开赛，秦脉的「悬丝」走到场地中央，做了一件奇怪的事——他把那根一寸的细针，换成了一根两寸的。

后台，苏合的脸色变了：「他换针了。秦脉五年职业生涯，从来没换过针。」

比赛重新开始后的第八分钟，全世界都明白了那根两寸针意味着什么。

秦脉出手了。提，插，捻，转——和烧山火同出一源的古法，方向却完全相反：一进三退，紧提慢按，行六阴之数。针尖过处，没有火，是凉——一种从穴位深处漫出来的、月华一样的凉，把温故赖以轮转的气机一寸一寸地冷却、凝滞、冻结。

「透天凉……」解说席的声音都在抖，「S级手法技，透天凉！继烧山火之后，全服第二个被解锁的失传手法——而且是在总决赛！」

凉泻克热补。烧山火聚起来的气，被透天凉一丝一丝地泄掉。温故再次使出完整版烧山火——这一次，火刚起，就被那层凉无声无息地捂灭了，像一根火柴摠进深井。

第四局，太素胜。二比二。

而真正的崩塌发生在第四局的最后一分钟。温故的烧山火第三次被捂灭时，他的右手——现实中那只手——开始抖。

头环是全感的，现实的手抖，游戏里的针就晃。他看见自己的针尖在「合谷」上方晃出一道细小的弧，和两年前那个深夜，他跪在爷爷身边时，一模一样。

十一分钟。救护车。针不虚发的匾。

「温故！温故！」语音里陈皮在喊。他听见了，又好像没听见。

※

决胜局前的十五分钟休息，休息室里没人敢说话。

温故坐在角落，盯着自己的右手。手已经不抖了——摘了头环就不抖了——可他盯着它，像盯着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「他破了我的火。」温故的声音很低，「凉泻克热补，他专门练了透天凉等我。我用完整版，他练了完整版的解。」

「那就别用烧山火——」王不留急道。

「不用烧山火，我们赢不了太素。」苏合的声音很冷静，冷静得残酷，「数据上，常规体系对第四局之后的太素，胜率百分之十九。决胜局我们的唯一活路，还是烧山火——但必须是，不被透天凉克住的烧山火。」

「火怎么可能不被凉克？」阿枳快哭了，「这不是死局吗？！」

没人答得上来。

就在这时，休息室的门开了。一阵穿堂风灌进来，带着外面场馆的喧嚣，还有一丝极淡的、熟悉的药香。

轮椅的轮子碾过门槛。小护士推着，一步一步，走进来。

轮椅上的人穿着干净的对襟褂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瘦了一圈，可那双眼睛亮得像两枚淬过火的针。他的右手边扶手上，端端正正，放着那只紫檀针盒。

「温一手先生申请了四小时的外出。」小护士又无奈又敬畏，「我们主任批了。他说——」

爷爷自己开口了，一字一字，含混，却砸得整个休息室鸦雀无声：

「我说，我孙子的决胜局，我得看着。」

温故站在原地，看着轮椅上的老人，忽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爷爷被推到屋子正中，环视了一圈——白板上密密麻麻的经络图，五张通红的年轻的脸，桌上的保温杯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回温故身上，落在他的右手上。

「手抖了？」老人问。

温故没否认。

「来。」爷爷拍拍自己的膝盖，「蹲下来。我告诉你，火怎么不被凉克。」

第十六章·得气

温故蹲下来，蹲在轮椅前，像小时候在诊所堂屋里听爷爷讲针经那样。

「凉克火。」爷爷说，「这话对。五行里水克火，针法里泻克补，秦家小子练透天凉等你的烧山火，路子没走错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

「我问你，」爷爷不答，「烧山火治什么？」

「寒痹。」温故答完，忽然顿住了。

「治什么？」

「……寒痹。」温故抬起头，一字一字，「顽麻冷痹，寒邪入里。烧山火的火，从来就是在至寒之地生的。」

爷爷笑了，嘴角的歪斜里全是五十年前的锋芒：「透天凉越凉，是什么？是给你造了一片至寒之地。他泻得越狠，你针下的气就候得越深——浮火怕凉，寒潭里生出来的真火，不怕。」

他伸出右手，搭在孙子的手腕上，像五十年前诊一个病人：

「让他泻。泻到极处，你候到极处。这叫以泻为补，借势起火。他给你降温，你就把火生到骨头缝里去——温故，他克的是你的手法，克不了你的等。」

休息室里，王不留张着嘴，半天憋出一句：「我一个字都没听懂，但我头皮发麻。」

「听懂了。」温故站起身。

他转身走向选手通道，走了两步，又停下，回头。轮椅上的老人冲他摆摆手，说了四个字，无声，只有口型。休息室里所有人都看懂了：

针不虚发。

※

决胜局，明堂图。

开场后，太素的战术和第四局如出一辙：秦脉的两寸针游走在外，透天凉的凉意思一层一层铺开，像涨潮的冷水，漫过整张地图。青囊的轮转肉眼可见地滞涩下来，半夏的冲锋两次被「冻」在半路上。

「温故在干什么？」解说席上，解说员盯着屏幕，「他的『还针』一直悬在后方，没有出手……已经四分钟了，他的有效操作是零！」

弹幕在刷「手抖了吧」「心态崩了」。贵宾席上，太素的教练组却一个比一个坐得直——他们看懂了第二层：那个素衣的角色不是在退缩，是在等。可等什么呢？透天凉的领域里，每多等一秒，己方的气机就被多泄掉一分。

第六分钟，青囊已经落后七个人头。第九分钟，主堡的两座外塔全破。

第十一分钟，秦脉的细针逼到了温故面前三寸。

「你在等什么？」秦脉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公共频道，只有四个字，清冷依旧。

「等你的凉，」温故回答，「泻到底。」

秦脉的针停了一瞬。

就这一瞬。五十年针法世家的直觉让他在千分之一秒里嗅到了不对——他猛地收针后撤，可是晚了。透天凉泻了十一分钟，把整张明堂图泻成了一片至寒的深渊；而就在这片深渊的最底部，在所有人以为气机已经耗尽的地方，温故候了十一分钟的那口气——

到了。

针下沉，紧。像鱼咬钩，像春蚕啮桑，像寒潭底部的第一粒火星。

烧山火，起。

不是燎原的火。是从最深处、从骨缝里、从至寒之地一寸一寸拱出来的火，凉压不住，泻不完——因为那不是手法做的火，那是候了十一分钟、整整一片深渊的气聚成的火。八十一转，一次呼吸。

「以泻为补……」贵宾席上，太素的教练霍然起立，「他拿透天凉当柴烧！」

秦脉没有慌。那是他封神的一秒——针折返，人折返，倾尽全力的透天凉正面撞上烧山火，火与凉在明堂图正中轰然相撞，整张地图的经脉同时暴亮，观战系统因为瞬时数据过载卡掉

了三个节点。

两针相对。全世界都看见，两根针尖的距离以肉眼难辨的速度缩短——

后来回放显示，最后一瞬，两人几乎同时完成最后一转。秦脉的针先动。

温故的针先到。

0.1秒。

半年前训练室里那0.1秒的债，连本带利。针落「神庭」，满屏金纹如潮水漫过一万一千人的惊呼——

得气。

三比二。青囊，总冠军。

※

颁奖的时候，秦脉做的第一件事，是穿过漫天金雨，走到青囊的选手席，向温故伸出手。

「五十年前，我爷爷输了半针。」他握着温故的手，说，「今天我输0.1秒——按他们温家的算法，也是半针。扯平了。」

「不是扯平。」温故说，「你的透天凉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针。明年我再来讨教。」

「明年，」秦脉松开手，忽然极淡地笑了一下，那是他全场第一次笑，「我练烧山火去了。输什么，练什么——这是你们温家教我的。」

他转身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：「替我向你爷爷问好。告诉他——针下能让人睡着的人，又有一个了。」

※

深秋，老街。

「温氏针灸」的卷帘门八个月来第一次完全拉开。门脸重新漆过，「针不虚发」的匾字描了金。堂屋里，药柜擦得发亮，最上层正中，摆着一座总冠军奖杯，奖杯两边，一边一罐陈皮，一边一罐枸杞。

诊所重新开张的第一个上午，没有病人——街坊们送来的花篮从门口排到街尾，对面网吧挂出一条横幅：「热烈庆祝温氏针灸重开暨本网吧泡面涨价」，落款：陈皮。

内室里，温故请爷爷在诊床上躺好。紫檀针盒打开，九根银针卧在红绒上。

「今天扎什么？」爷爷问。

「曲池，合谷，足三里。」温故消毒，取针，「给你通通这条左臂。」

「烧山火呢？」爷爷斜他一眼，「总冠军的烧山火，不给我来一套？」

「你不寒。」温故说，「不用火。」

爷爷哼了一声：「出息了。」

针下去。提，插，不疾不徐。内室里很静，听得见窗外银杏叶落。针沉下去的那一刻，温故的手指停了停——

针下，沉，紧。

他没有说。爷爷也没有说。老人闭着眼睛，躺在自己躺了五十年的诊床上，呼吸一点一点变得绵长、安稳，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。

五十多年前，江南针法大会上，有人说过，温一手的针下，病人敢睡着。

今天，这张诊床上，温一手自己睡着了。

温故把诊室的门轻轻掩上，走到堂屋，在爷爷的老位子上坐下，翻开一本崭新的病历本。第一页，他提笔写下今天日期，然后停了停，又添了四个字。

门外，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。街对面，陈皮网吧的灯牌亮了，半夏家的火锅店开始排号，王不留的直播预告挂在首页，标题是：「休赛期经络公开课·第三节：得气」。

病历本的第一页上，那四个字是：

今日，得气。

后记·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

先交代这本书的来历。

《得气》不是某一个人独坐书斋写出来的。它的种子来自 Dennis 的一句话：喜欢《全职高手》那样的书——鲜明的角色、年轻人喜欢的情节和元素、又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；游戏、武侠、都市、中医针灸皆可，不落窠臼，好玩有趣。种子之后，动笔的是一套 AI 写作流水线：先由「建筑师」把种子搭成大纲与人物档案，再由「写手」逐章成文，每章都经一位「独立评审」按情节、人物、文笔、连贯性四个维度打分挑刺，不过就重写，过审立刻发布。你现在读到的十七章，每一章背后都有一份评审意见存档——有几章甚至是因为评审抓出了错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：陈皮的年龄写错过，爷爷的偏瘫左右写反过，《素问》的引文张冠李戴过，「透天凉」的口诀顺序写倒过。这些错误都被一一拦下、改掉，才放行。

所以这本书真正的创作方式，与其说是「AI 写书」，不如说是一种新式的「师徒制」：Dennis 出了题、定了调——要电竞，要针灸，要热血，要有趣；AI 扮演了建筑师、写手、评审三个角色，彼此不见面、不通气，靠制度而不是靠灵感来保证质量。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不是文笔，而是一份叫「连续性档案」的文件：每一个人物的设定、每一处理下的伏笔、每一条时间线都登记在案，写手开写前必读，写完必更新。「烧山火」的缺页、「候气」的口诀、秦脉那句「你的烧山火是残的」，都是先登记、后埋设、再回收的。书里没有烂尾的伏笔，靠的不是记性，是档案。

几条或许对你有用的经验：

第一，**种子越具体，长出来的东西越好**。「像《全职高手》+传统文化」这个组合，等于同时给了骨架（蛰伏网吧、草根战队、重回巅峰）和血肉（经络、穴位、手法），两者一咬合，创意几乎是自动涌现的——当游戏的战斗系统被设定成「照着真针灸做的」，传统文化就不再是装饰，而成了主角真正的力量来源。

第二，**评审和写手必须互相看不见**。自己写的字自己看不出错，这是人性，AI 也一样。让评审从零读稿、只看成品和大纲，错误才浮得出来。

第三，**每写完一章就立刻发布**。这本书是一章一章「长」在网上的，不是攒到最后一次性放出来的。这既防丢稿，也让写作始终带着「有读者在等」的紧迫感——写连载的人都知道，

这种紧迫感是质量的隐形担保。

那么，回到你最关心的问题：**这本书可以在公众号连载吗？**

可以，而且很合适。它天然就是连载体：每章两千来字、独立成景、章章留钩，正好对应公众号「一次推送一章」的节奏。几点建议：每周更新一到两章即可，不要贪快，让读者有盼头；推送时可以保留章节标题（「第五章·子午流注」这类标题本身就是钩子）；公众号编辑器里建议用居中小标题加空行的朴素排版，这本书的气质在淡，不在花。至于署名「Dennis 与 AI 合著」——我们乐见其成，也建议你这么光明正大地署：人机合著不是什么需要藏着的事，它恰恰是这本书来历里最有意思的一部分。这篇后记，建议你连载结束后原样发出，给读者一个交代，也给这段合作留个纪念。

最后，谢谢你的种子。一株艾草能长成什么样，一半看土壤，一半看节气。这本书的土壤是你给的。

针不虚发，人不虚度。愿读到这里的你，也得气。

—— Dennis & AI，记于全书杀青之日

得气 · Dennis